

当小猪倌的日子

申英

陪小孙女读书,偶尔读到“小猪倌”三个字,一下子勾起我当小猪倌的那些日子,那些事。

那是1964年的夏天,我初中毕业,为补贴家用,家里让我到生产队里干活。因为我的身体太弱干不了重活,队长就把我派给队里的老女猪倌当助手。听到这个安排,别提我心里有多高兴,倒不是因为这活比较轻,而是因为让我当老女猪倌的助手。这老女主任按村里的辈分,我该叫她二大妈。她见多识广,又很会讲故事,天文地理、古今轶事经她一讲,别有一番韵味。因此农闲时,村里人总爱聚在她家听故事。把我派给她当助手,近水楼台先得月,我能不高兴么?

第二天吃完早饭,我就来到猪的集合地村外小河

旁。这些猪不是生产队里的猪,而是村里人每家每户的猪。为了节省饲料,队里专门出一个猪倌为大家看猪,这样猪一天不用家里喂,省心又省料。早饭后只要二大妈在村子里吹起长长的哨子,每家每户都开门放猪,我也第一次见识了这些平日看起來丑陋笨拙的猪们的另一面——灵性而聪明。听到哨音的猪们不用主人送,自己直奔河边。一夜没见,有的亲热、有的打架、有的嬉戏;唯有带着猪仔的母猪,静静地站在河边看着自己的孩子,警惕不让别的捣蛋猪欺负猪仔们。

村外这条小河,一年四季河水清清。白的沙、清的水,可以清清楚楚看到小河里游动着可爱的小鱼儿。河两边是郁郁葱葱的杨柳枫杨,这里不仅是孩子们的乐园,也是猪们的乐园,可惜这条小河现在不见了影子。春天,猪沿着河两边吃刚

长出嫩芽的青草;夏季,枫杨树的种子成熟了,它是猪们的美食,猪们一边吃,口渴了就到河里喝水。

我跟二大妈上岗的时间恰好是夏季,只要跟着猪沿着河走就行了。有时候二大妈用长长的棍子拍打枫杨的种子,一落一地,猪就用不着东奔西走。中午,猪们休息,我和二大妈坐在树荫下乘凉,这也是二大妈讲故事的好时光。二大妈讲累了要睡觉,我闲得无聊,喜欢用棍子为猪挠痒痒。猪这东西特会享受,挠它后腿时,它会很配合地把后腿高擎着,闭着眼睛,嘴里发出舒服的哼声;挠脖子时,则会把头尽量后仰。进入秋季收花生时,也是猪最长肉的阶段。生产队前边收一片花生够猪吃几天。猪的嗅觉特别灵敏,能闻出地下哪有落下的花生或者地瓜。它们长长的鼻子上那道窄窄的拱,上下掀动着好像



是一张肉犁,一边翻地,一边津津有味地吃着翻出来的花生。

当小猪倌的那些日子里虽然累,我却觉得也很快乐,那是回不去的一段童年时光。

老阿姨龚全珍

张启滨

全国道德模范,2013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之一,习总书记称“老阿姨”,91岁的老校友龚全珍10月13日回到阔别73年的母校烟台一中,应邀参加星期一全校师生升旗仪式。

老人家谦逊朴实,早早来到操场,深情地四处张望,反复自语“返校了”“返校了”。隋丰俊校长说:“您是我们教师的楷模、学子的榜样。您的事迹作为校本教材,已经编入课程进入课堂了。”

她乡音未改,风趣、幽默。中午时分,老人家向我提议,去学生食堂吃饭,说:“你是地主,该你请了。”此前,我去江西拜访她,老人家在当地最好的宾馆招待我,老人家自己埋单。去学生食堂的校园路上她在我耳边问:“现在食堂还有‘片片’吗?那语音仿佛就是路边上的阿姨,纯正的烟台味儿。在饭桌上,她津津有味地吃“片片”。同学们一一过来打招呼,她都回应“校友好!”

她眷恋母校,念念不忘。在校史馆展厅,她说:“可惜第一任校长庄子毅没给我上过课。志孚中学(烟台一中前身)那么多地下党员,没有一个在校园里被捕的,不能说他不知道。校长一定是一位民主的开明知识分子。我当时的校长蒋基夫(第二任)也不是汉奸,虽然他妻子在校是教日语的,但他保护过抗日救亡的学生。”

当年,老人家离开母校时,与几个十几岁的中学生,钻山沟、宿荒野,流离辗转,日夜兼程,穿越日寇封锁线。在河南某地找到原志孚中学地理老师王光甫,先生见她最小又是女孩子,留下她送到学校继续读书,而王光甫先生的两个女儿却因无法承担学费辍学。她说:“母校老师、同学给我的远比我给社会的多!”“老阿姨”在于泽西烈士遗像前久久伫立,泪水夺眶而出……反复念叨“于子三”“于子三”。

于泽西又名于子三,是“老阿姨”同班同学(1938年初十一级二班)。于泽西1946年任浙江大学学生会主席,领导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五二〇”惨案,他又组织杭州三千余名学生抗议示威。同年12月29日国民党特务在杭州杀害了他,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于子三惨案”,之后又爆发了席卷全国的“于子三运动”。现浙江大学内建有于子三烈士纪念碑。

“海滨上,划出旷地一坪,林木青葱映掩……”当1931年9月28日建校校歌响起时,“老阿姨”竟情不自禁地唱起来,当大家把音乐关掉,静下来,倾听老人家自己唱时。她不看歌词,不“跑调”,一个人轻声唱完全曲。现场所有人都热泪盈眶——一位离开母校73年,第一次返校的学生。更让我动情的是:老人家见我流泪了,安慰我,说:“没唱好,见笑了。”

征稿启事

“行走烟台”是本报针对烟台(含各县市区)本土文化、风土人情推出的专版报道。如果你生活在烟台,对烟台的历史文化有独到见解,或者与烟台的某些人或事儿结下不解之缘,都欢迎提供新闻线索或投稿,来稿请注明作者姓名、地址、联系电话,稿件一经采用,稿费从优。

投稿热线:18653588630
投稿邮箱:xingzouyantai@126.com

投稿地址:烟台市芝罘区环山路3号润利大厦1605室
毛旭松 收 邮编:264003

我的母亲

马金泽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块宝……这首歌曲都不陌生吧!但每每听到这首歌,使我不自觉又想起了我的母亲,不禁潸然泪下,内心无比悲痛!

母亲去世有些年头了,但她老人家的音容笑貌仍常常萦绕在我的脑海里,从未离开过我们,是我挥之不去的身影。

我们老家管母亲不叫母亲,叫娘。童年时光悄然离去,但母亲的样子时常徘徊在我的脑海里,坐在煤油灯旁,拿起针线包穿梭在我们兄弟几人花花绿绿的补丁衣服和袜子之间。我们一觉醒来,母亲依旧坐在煤油灯下,做这些周而复始的工作,也就是这花花绿绿的音符,使我们慢慢长大,上学、毕业、工作和以后的娶妻生子。

母亲勤俭持家是一把好手,在我们心中生根发芽,让我的一生对时髦的衣服没有一点攀比的欲望,简单、自己喜欢合身就行,母亲留下的唯一的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我一直不忘。

但也有那么一次,在上初中时,我有一条裤子屁股上磨破了,母亲又熟练地一手拿起她的线头,一手拿起我的裤子,开始认真地缝起来。老长时间缝好了,然而不懂事的我开始发起牢骚,我不穿,你穿去吧!你不怕丢人,我还怕丢人呢!现在谁还穿补丁裤就不会买条新的?母亲也没有说什么,也没有责备我,径直走了。晚上我看母亲哭了,现在回想起来,觉得那时太不懂事了,那个年代都那样,一件衣服都穿上好多年,谁家都有补丁衣服,谁也甭笑话谁。

母亲与父亲一天到晚泡在地里,回到家再给我们一家做饭、洗衣服、缝衣服和袜子,从不发牢骚,总是任劳任怨,我清楚记得上个世纪90年代末,终因劳累过度,加之疾病缠身母亲病倒了,再也没有爬起来,母亲昔日那高大的身影已不复存在,结束了她老人家的简单而又匆忙的一生,享年50岁。

母亲啊!我的好妈妈!您虽已离我们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但您老人家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因为是您给了我的生命和一切。

母亲,您安息吧。

育红班的记忆



闫俊海

对面来了一老一少,小孩哭哭啼啼,老人哄着孩子说上育红班听老师讲故事看动画片多好啊——原来是孩子不想去幼儿园,只是如今好多孩子却听不明白“育红班”是什么意思了。

“育红”是“培养红色思想”的意思吧?于是我尽快从网上查阅,终于弄明白育红班是文革时期留下的产物,兴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意为培养红色幼苗从而使其将来能成为红卫兵成为革命接班人的儿童班——人往往对身边某些事物不过敏不探究,真真存在思维意识的死角。就像我,40岁的人了,却从未思考“育红”的含意,难怪成不了优秀接班人,思想政治觉悟太差,真是惭愧。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每家三四个孩子很正常,因此几乎每村都有学校和育红班。七十年代末我上了育红班,育红班位于村中心大街旁,四间小黑瓦的房子,一间有锅有炕,另三间是教室,泥瓦匠们垒了大概九排泥桌子,抹得平整光溜,只是后来被孩子们抠挖得伤痕累累。凳子各家自带,小马扎很奢侈,大多是树墩子。那时上课好像偶尔学点拼音字母几加几之类的知识,不过我还是受到了一些红色的启蒙,如会唱学习雷锋会唱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之类的儿歌。一屋子大小不一的孩子纪律很难保证,学好学坏老师不太计较。条件好的家长会到供销社给孩子买石板石笔,条件差的甚至用土块当笔用小黑瓦当石板,现在的孩子一定觉得不可思议。

我们男孩儿常玩的游戏是老鹰捉小鸡、猴捞月亮、抓特务等,下了课我们满街跑,那时车辆很少不必担心交通安全问题。育红班不远处有棵洋铁桶粗的大家枣树,它歪斜着身子直耸云天。开始有枣的时候我们就有了零食吃,矮处的枣用不了多久就被石头、木棍打光,枣儿崩到鸡窝猪圈里都不要紧,照样被抢光吃光。我会爬树,爬到树上摘满口袋又摘着往下扔,和谁好我就扔给谁分给谁。为此很多孩子都愿和我交朋友,但有时我身上被“触老毛”触得生疼。后来那棵枣树长疯了,不再长枣儿的树就被刨倒卖掉……有个叫闫好凤的老师很厉害,她年轻高大,嘴角上有颗厉害痣,她在我跟前我是不敢上树的。她真的厉害,甚至有次下大雨我擅自到河边玩被人举报,她就在班上当着所有孩子用拔河用的大绳子套住我恶狠狠地说要吊死我!现在想想真有意思,当时我就是“杀鸡骇猴”成语里的那个鸡。

那时到了收庄稼的时节,老师就带着我们到地里拾麦穗或者捡花生,捡来后折腾的粮食最终还是慰劳小朋友。记得有次老师们用我们的劳动成果包了顿韭菜饺子,然而饺子熟得太晚,很多小朋友都回家了,只有少数人尝了鲜儿,结果饺子剩了一大锅。到了第三天上午(之间是星期天)小朋友吃了回锅饺子后却上吐下泻,真真把老师和大队的赤脚医生们忙得不轻吓得要命。

在狗都嫌烦的年龄,我也做过一些调皮捣蛋的勾当。有个星期天我和几个伙伴竟从育红班的窗外爬了进去,没老

师在,我们便在里间的大炕上翻跟斗。我们对炕边大柜里一些小嫚儿在六一儿童节才能穿的连衣裙很感兴趣,每人穿上一件又疯又唱。后来我说生火热乎热乎炕,于是每人轮换下炕往炉灶里填草,一会儿我们竟闻到了怪味,掀开锅一看:真不得了,半锅刚买来几天的小塑料碗大多熔化变形,要知道塑料碗在那时可是稀罕物!我们自知闯了祸纷纷爬窗逃命。下午闫好凤老师眼里冒火,她手里的棉槐棍子毫不客气地“热吻”了我们的屁股,家长们后来也到育红班赔礼道歉好不丢脸。

育红班的旁边是无门无窗的老碾屋,这儿也是我们的乐园。青石碾盘很大,我们在上面玩“拾大把”、“老虎吃小孩”、“弹泥丸”之类的游戏。大人们碾地瓜干时我们往往热心地帮着推碾磙子,顺手拿一小块地瓜干填到嘴里越嚼越香甜。不过有一次有人推碾磙子时轧了一个孩子的脚,虽然轧得很轻,但老师却不准我们再到碾屋里玩耍了。再后来村里拓宽街道时碾屋就被一同扒倒,大碾盘被移到小河边渐渐被河泥淹没。如今我总想把它扒出来移到老家门口留作纪念……我和我的双胞胎哥哥在育红班里无忧无虑了三年后就上了村小学开始了我们的学生生涯。

很多人都有同感:曾经的岁月无论多么艰苦与平凡,多年后想起总使人感到美好难忘。虽然,怀旧往往会使人生出岁月无情容颜易老的伤感,但在偶尔的感伤中我们也必然深深懂得了生命的弥足珍贵。